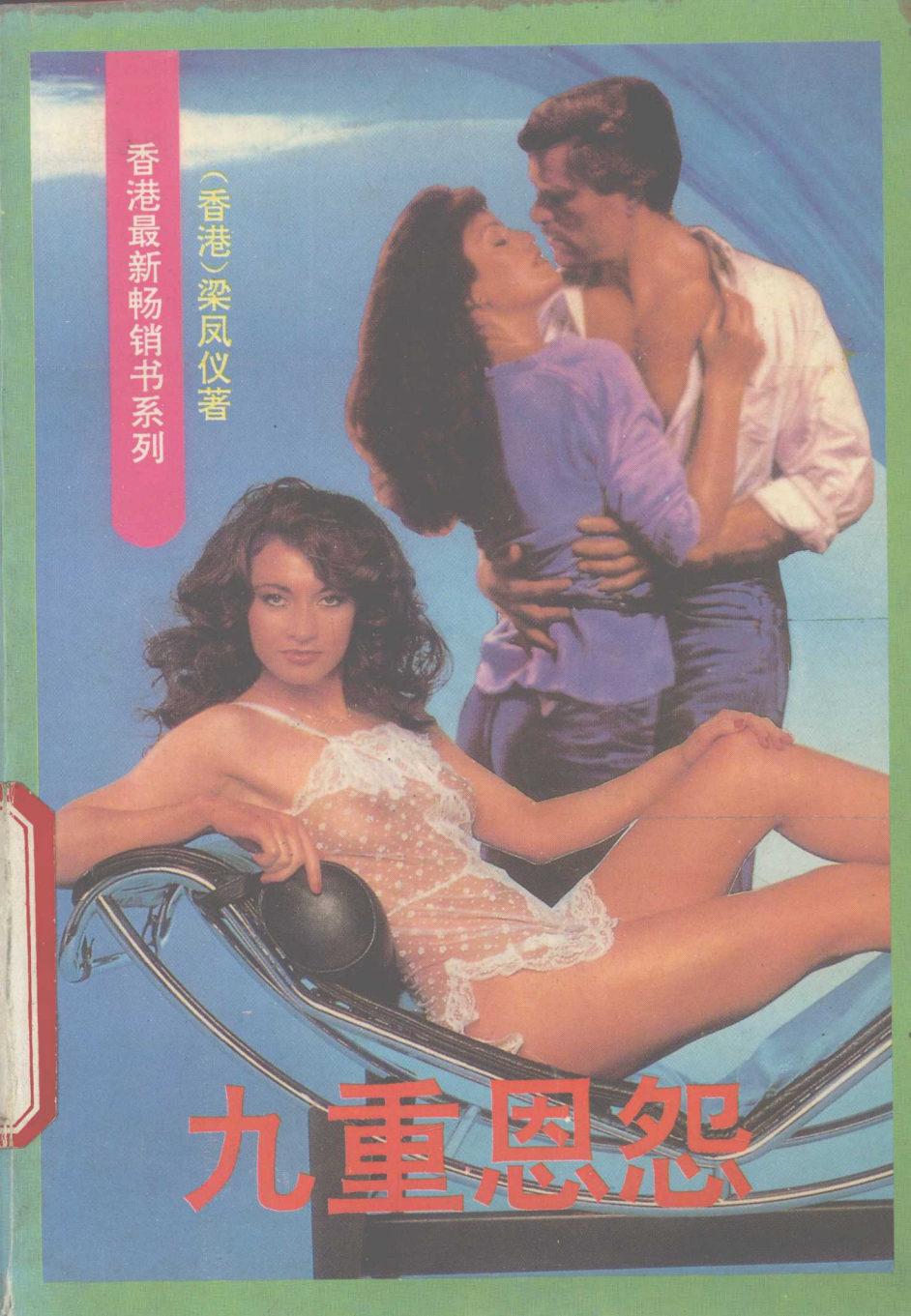


香港最新畅销书系列

(香港)梁凤仪著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woman in a white lace-trimmed bodysuit reclining on a blue lounge chair in the foreground. In the background, a man in a white shirt and blue pants is embracing a woman in a purple top. The entir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blue sky with light clouds. The title '九重恩怨' is printed in large, bold red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.

九重恩怨

九重恩怨

梁凤仪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 新登字 2 号

九重恩怨

梁凤仪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5 字数: 120 千字

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西安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 7-5378-1112-11 · 1090

定价: 5.60 元

前 言

商场上，今日你要我血肉横飞，他日我必令你肝脑涂地。情场上，今天你要我柔情寸断，明朝我必迫你生不如死。《九重恩怨》是个令你震慄而感慨的故事。

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下午。

少见的艳阳天。

在那扇型的大会堂侧，耸立着富德林银行大厦。是这跨国金融机构的总部。

在主席皮尔德林的办公室内，只有他、他的副主席、总裁、代表买卖双方的律师、和我。

坐在那张深啡色的英式会议长桌边，律师把部份出售我名下富德林银行股份的文件摊开。

我清清楚楚地签上了江福慧的名字。

我签字时，心头掠过一阵剧痛。

随即，我控制了情绪，控制了面部肌肉。

昨日已矣。

从今天起，我再战江湖，决心把江山抢回来。

签好了文件，我站起来，礼貌地跟在场人士握手，温文淡定的向他们说声多谢。

是真要多谢他们的帮忙的。

表面上，富德林银行只不过以一个偏低的价钱承购我的股份。然而，这在他们有落井下石的机会和能力之际，收购价是订得算合情合理了。

自己的利通银行闹挤提，急需现金渡过难关，还有甚么好说呢？

我并无选择。

父亲创办的基业，断断不能败在我手上。

姑勿论恶果的成因如何，作为江尚贤的独生女，我不能把责任推卸。

更何况，外间人并不知道这其间的九重恩怨，他们只以为江福慧不善管治家业，投资受挫，以至断送江山。

这不是我愿意承担的指责。

市场人士也一定会谣传，江福慧被杜青云诱惑，以致掉进万劫不复的财经陷阱，才会牵连到家业根基震荡。

这就更非我能忍受的侮辱了。

当然，整个香江充塞着的是善忘的人，他们只会跟红顶白，看准风头火势，见高拜、见低踩。

惟其我狠狠地被人推倒，摔了大大的一跤，跌得金星乱冒，头破血流，更须以最快的速度站起来，以示我翻身有术。

匍匐人前，自舔伤口，绝不会争取到半分怜惜，完完全全只会增加人们茶余饭后的聊天资料而已。

江湖上，必然已在窃窃私语，争相传颂着一个亿万女富豪，如何的被人哄得财色兼收。

要抵制这种闲言闲语，只有一个方法。

赶紧供应人们更有趣的话题。

也只有尽快开创新的一页，才能使过去的耻辱成为尘迹。

让明日的光芒，新鲜热辣，精神奕奕的感染群众，以取代昨天。

父亲于八三年注资于富德林银行，成为他们的第二大股东。

距今差不多七年的工夫，出售价再低，仍然是一笔赚了

钱的生意。

不能不佩服父亲的生意眼光。

当然，我应该开始明白，商场的才具干练与人身品德修养可以是两码子的事。何其不幸，太纯厚、太直率、太讲人情道德的表现，在江湖上，只会更容易得出兵败如山倒的后果。

是绝对不公平的一回事，是吗？

对。

现今才洞悉世情，我并不认为太迟。

猎取这人生经验，代价不菲。然而，我只有相信仍然值得。

纵使江福慧只有六十年寿命，我还有一半的路要走。我必须谨慎学习实事求是。

对于富德林银行答应在这么仓卒的情况下，跟我达成收购股份的建议，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。

世界上很多的事真是宁被人知，不被人见。因此之故，我们双方都同意以调低进行交易，并不向外宣扬。最低限度，在这半年不会，直至到要向股东交代时，危机已过，时势转移，也就不为已甚了。

目前，我不愿意摆明给香港的市场人士看，是变卖了富林银行股权，去拯救利通银行的。

让一般市民知道，利通财政绝对健全，江家依然财雄势大，是最能稳定民心之举。

我的预算果然不差。向外宣布了欢迎利通存户随时取回长短期现款。再加上财政司的一再声明利通稳如岩石之后，挤提狂潮已静止下来。连利通的股份都已跌回稳，更有人趁低

吸纳。

金融市场的一场轩然巨波，已被控制得宜，慢慢平复下来。

酝酿着彭拜起伏的危机的，只是自己的内心。

生命的意义，如今于我，是要看着杜青云一败涂地、声名狼藉。必须肯定有朝一日，他的心情比我更痛苦百倍，我才甘心，我方罢手！

以德报怨，然则，又何以报德？

每当我难堪、懊悔、愁闷、痛苦的时刻，我就会幻想那大仇得报的日子终会来临！然后我就立即变得冷静、理智、振作、具精神抖擞的、神采飞扬。

因而，刚才签字时，在心上掠过的悲痛，只是瞬息之间的事而已。

富德林银行的主席皮尔德林重重的握着我的手，说：“福慧我们还有合作机会。”

我微笑，说：“当然，来日方长。”

“你会留在多伦多几天吗？”

“不，明天就启程回港了。”

“那么，今几个晚上我为你设宴如何？”

“谢谢！行色匆匆，实在还有人要见，有事要办。你的盛情，我心领了。”

我说的当然都是借口。

公事已了，没有必要再跟洋鬼子周旋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更须珍惜自己的每分每秒时间，每点每滴血汗，每丝每毫精力，向已定的目标进发。

不相干的人与事，我不会再作投资。

步出富德林银行时，还是下午。

有一点点的疲累，毕竟坐了近二十小时的长途飞机后，还未认真的好好休息过。

既已了却一桩大事，心头不期然泛起一种买仔莫摸头的慷慨，算了回到酒店去，泡了一个热水浴，再在床上息一息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黄昏。

多伦多虽说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，掌握金融经济的命脉，然，比起纽约来，在气派架势上，委实还差那么一大截。

黄昏日落，市中心几条街道立时间由热哄哄变作静悄悄。纽约不同，早、午、晚都有它的妩媚、朝气与诱惑，而且的确魅力四射。

刹那间，我不让自己再去想纽约了。

再漂亮的地方，还须有值得记忆的人和事于其间，才算得福贵。

既已忘情弃爱，那么原先盟山誓海之地，又何足珍惜与挂齿了？

我踩着碎步，踟躅于多伦多市的街头，一时间不辨去向。

多伦多的夏天，还是可以令人走多了路，就汗流夹背的。

天色将昏暗下来，可是仍无半点凉意。

是因为我过分焦灼彷徨而至心烦意躁，于是闷热难耐吗？

也只好走向回酒店的酒吧去，歇一歇。五星酒店吧，装黄华丽，气派不凡，独独空气如也，无人问津。

倒是外头的酒吧，天天挤个水泄不通，座无虚席。

像不像人？高处不腾寒，哪处侯门不是深如海？

偶然忍耐不住寂寞，略动凡心，稍望红鹿尘，就是遇人不淑的一场万劫不复的祸害！

我冷笑。

连连干掉了两杯加冰的威士忌。

“这么能喝的中国女人很少见！”

一个高大的身型，挡住了我的视线。

我抬起头来，望了对方一眼。

是一张端方好看的脸，中国人的脸吧？轮廓出奇的分明，怕有点混血儿的味道。然而，浓黑的头发与眉毛，还有那炯炯有神的深褐色眼珠子，都是个中国人，最低限度是东方人的模样！

我怔住了。

一时间不知如何反应。

对于陌生人的搭讪我原应置之不理。然，他那答容如许温文和蔼，一点不怀好意的气氛都没有。望住他，竟有种不忍拒人于千里的感觉。“别怪我率直，我是实话实说！”他干脆坐到我的邻桌上去。“我约了一个朋友，一位中国女朋友，可是我迟到了，怕她已经离去，你有看见另一个女子从这儿走出去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你不懂英语吗？我其实可以用粤语跟你交谈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才发觉，由始至终，我未曾回答过一句话。

“都可以。”我答。

这是一句很具鼓舞性的说话，最低限度示意我愿意跟他继续交谈下去。

“你在这儿坐了多久？”他开始用流利的广东话说话，带一点点口音，益显得他稚气，却毫不讨厌。我看看腕上的表，

答：

“差不多二十分钟。”

“进来时这儿没有客人？”

“没有。在你出现之前，这儿只有我。”

他连连点头，脸上的神情像自说自话，向自己交代似。

就因为他垂下了眼皮，我才敢肆意地再看清楚对方。面部的线条很柔和，以致烘托出一份纯真善良的气质。那由面相所营造的气氛，使我想起了一个人。

蒋帼眉，我那从小到大的老同学，我父晚年的红颜知己。

当帼眉沉默不语，静静沉思时，模样儿的憩息温驯，就像眼前的这个人。

我忍不住问：

“她也许比你更迟？”

对方摇摇头，说：

“不会，我没有任何坏习惯，只有迟到，老是改不了。她刚刚相反，有齐所有的缺点，只有一个长处、永不迟到。”

跟着他长长的吁一口气，情不自禁地说：

“我就是爱她，爱她的十俗，也爱她的一清。”

我笑笑。

这个大男孩一定是在外国长大的，才有这么洋鬼子的性格。

中国人那会当街当巷当众向陌生人诉说恋情？

我的好奇心其实不大，事不关己，已不劳心。本身的故事已正如一部长篇电视剧，素材太多，行去太大，并不需要任何不相干者的故事，去充实生活，寻求刺激。

然，我还忍不住问：

“她迟到，那么就表示她不会来了，是吗？”

对方蓦地抬起头来，像被人刺了一下，痛醒过来似。

那双深邃的眸子，闪着泪光。

世上还有深情吗？

我歪着头，像欣赏一件稀世奇珍，企图看出一些纰漏来。

他样子还真是顶落寞伤心的，却被我一语道破，立即无法自欺欺人。人一旦要面对现实和真相，怕是最残酷的。我把面前的酒杯拿起来，向站在酒吧旁边的侍役示意，请他再给我添酒，并且不期然地招呼他说：“要喝一杯吗？”

他想了想，毅然决然地答：

“好。”

我差点失笑。那么一个大男人，表情像个未成熟的孩童，喝杯酒消愁解闷，也得费劲地思考及作出决定。

在外国长大的孩子，喝酒跟喝蒸馏水都一样多吧？他会是个例外？

侍役把两杯威士忌斟来，他一饮而尽。

“请再给我一杯”他对侍役说。那张脸，在一刹那间就转为血红。

“你并不能喝？”我问。

他摇摇头。

“喝醉了，你怎么回家去？你并不住在这酒店吧？”

他又摇摇头。

“醉了还是要醒过来的。醒后一样痛苦，何必？”

他的双眼又布满红丝，奇怪的问：

“你像是过来人？”

“一次失足，足以致命”说着这话时，我仍微笑。

“你的故事，看来比我的要严重。我这已不是第一次失恋，依然屡败屡战，只需要一个时期养伤！”

我哈哈大笑。

“你笑我？”他骇异地问。不认为我能如此残忍地取笑一个自白的伤心人。

“不，不是单单笑你。也许……。”我略略组织思想，再说：“也许是笑你的坦白真诚与稚气。能够如此自处，只须过三、五、七个月，你又是撒忙彻头彻尾的一条好汉了！”

“根据以往的经验，的确如此”。然，他非常认真地补充：“我是真要难过一段日子的，其间实在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宁。也很辛苦！”

“来，干这一杯！”我举举杯。“干完了你好好的回家去！”

二人都一饮而尽。

“我祝你早日渡过难关，重见天日。”

“你也一样。”

“我的福份怕要比你差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凝神望住我，有一点点的骇异：“并不像个失意人！”

“我？”

失意人的额头上并没有凿着字。至于说以面容憔悴，双目失神，甚而披头散发，去表征自己的落难，后果通常只有一个，就是更自暴其馈，更惹人退避三舍。

谁个在大太阳底下干活的人没有忧伤、烦恼与创痛？都是自顾不暇，还那来余情剩力去分担别人的苦楚。

这年头，人们连分享至亲以外者的欢乐，也觉无谓与乏力，更遑论照应长期心境贫穷寒沧的街外人！

我就更不需要任何怜悯式的支持。

眼前的这个陌生人，年纪或不在我之下，然而，听其言语，观其行状，思想上的成熟程度，跟我是相差太远了。

他的所谓失恋，大概只是年轻人去舞会换舞伴的小玩意，跟杜青云与我之间的深仇大恨，一定是天渊之别。

“给人抛弃的感觉实在很不好受，得不到自己心爱的人物，更惴惴不安，惶惶终日，多么不幸，又一段愁难禁的日子放在我面前了。”

他说得不是不对。然，此君还未尝试过被人设下爱情圈套，明目张胆、肆无忌惮地欺骗侮辱吧？那滋味彷如吞了烈性毒药，将五脏六腑都腐蚀糜烂，痛楚渗入每一根神经，生不如死，无药可救，非一般失恋情怀可比。

“振作一点，今日世界，没有谁都行！”我竟然安慰对方。

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没有想到由你来给我辅导。”

“既是会经沧桑，言语易于引起共鸣而已。”

“太对了。”他又连连的点头，这似乎是他的惯性动作，模样儿有点刹那间醒悟过来的乖孩子，很有一点点的可爱。

“我可以请你吃顿晚饭吗？”他抬起头来，相当自然地提出这个要求，眼神的诚恳，使人浑忘我们只不过是刚认识了三十分钟。

“先生，你贵姓？”

总得在我考虑对方的邀约之前，让我知道他的名字吧！

他伸手抓抓头，一脸的尴尬。

“对不起，我姓单，中文名字叫逸桐，朋友都喊我庄尼！你呢？该怎么样称呼？”

“江福慧！”

“没有英文名”

“没有。”“你不是在外国长大？”

“在美国念书，通共住了八年。”

“为什么不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，图个方便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不方便？你不喜欢称呼我江福慧，随便叫我个什么名字都成！”

“好，就叫你玛利亚！玛利亚这个名字不错，通俗得可以。”

“中学时代，十个校内的女同学受洗为天主教徒，有九个都给自己取名玛利亚。”

小时候，少女的梦想是希望冰清玉洁一如圣母，长大后一半以上的玛利亚宜得自己是诱人的魔鬼，实在难堪寂寞，难得孤清！

这玛利亚的英文名字，意识上也像福慧。谁不渴望福星拱照，福慧双修？然，到头来个个都饱经风尘，历劫沧桑。

也许，我是悲观了一点。

我对单逸桐说：

“好。庄尼，我今夜就叫玛利亚。”

刹那间，毅然决然的瞎出去，我很爽快地答复他：

“我们到那儿吃晚饭去？”

“我的车子就停在外头，且先带你观光一下市容，再行定夺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

于是玛利亚上了庄尼的车子。

风驰电掣地奔跑在多伦多市的街道上。

那是一辆林宝坚尼。

原以为是跟个小流氓，或者极其量是海外华裔的年轻土

包子消磨掉这一夜。谁知竟然大失预算，单看他座驾的派头，便要重新估计对方的身份。

当然，留居外国，逍遥度日的纨绔子弟，还是多的是。一辆几百万港元的名车，也实在算不了什么？

在海外生活，就有一度好处，没有人轻易知道彼此的身世，都能以一个崭新的形象出现，既隐没了庐山真面目，就连过往曾有过的创伤，都可以收藏得密密实实。心头会因此而顿觉一阵舒畅。

这些日子来，我其实在香港撑得好苦。自从利通银行挤提，虽然总经理何耀基以老行尊的身份，为我在众人面前挡架，总还有些场合与时光，我非要面对群众不可。每一次站到众人跟前去，我其实心惊胆跳，羞愧莫名。说到头来，时间还未真正飞逝过去，我的伤口固然淌血，人们的嘴巴也未作小休。毫无疑问，人们与自己都还不放过江福慧被蒙骗的故事。单是江家一下子损失七亿以上，震撼力就足以使传媒追不舍、使行内人津津乐道。

在还未有更新鲜吸引的市场资料转移众人视线之前，我还是谣言是非的对象目标，无法幸免。

只有脱离那班群众，才有呼吸一下自由自在空气的机会。

实在，今晚的机会也真是绝无仅有。

我不期然地对这些短暂的喘息与欢愉另眼相看。

“今晚有想到吃些什么吗？”那庄尼问。

“什么都成，食物要最美味可口，地方要宁静舒适。好让我痛痛快快的吃一顿饱，明天才回到香港去。”

“要这两个条件都齐全，全多伦多只有一家。”

“那就去那家好了！”

庄尼望我一眼，微微有点错愕。

我问：

“有什么不对眼的地方？”

他慌忙解释：

“没有，没有。只是我有点惊骇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终于腼腆地答：

“东方人的面部轮廓很少有如此澄明清朗的线条，从侧面看，你仍是个好看的人儿。”

跟着他情不自禁地又加了个注脚：

“可惜，就算好看的人儿，也要闹失恋。可想而知，人的福份并不因为谁天生有什么条件，或是后天作过何种努力，而定夺厚薄。”

我不能以为他的这番话只是冲着我而发，事实上，庄尼也是个漂亮的男人。

他的外在条件看上去，并不比我差。

我忽然的失望了，谁个在今日碰上我俩，也许会认定是相当配衬的一对。

怎会想到都是被遗弃的可怜人？

“你笑什么？笑我胡乱让人生哲学？”庄尼问。

“不，我只是一时间想起等下有顿好吃的，情不自禁地笑起来！”

这个借口未免牵强。然，不要紧，偶然拾得的一段相聚，彼此都没有在言行上斤斤计较的打算。

庄尼把车子直开到一条林荫道上，两旁的房子互相距离得相当远，中间都是一大片的林地。